

王莽

西汉末年，外戚王莽依靠王皇后的势力在朝中蒸蒸日上，终代汉称帝。王莽走上权力巅峰的曲折路径，他的步步为营，他的过强隐忍，他的两面三刀，他的城府圆滑，他的手段、机巧、伪装……历历在目！

宋福聚 著



作者简介

宋福聚，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上海教父杜月笙》《汉光武帝》《嘉庆皇帝》《赵氏孤儿》《千古奇后》《中兴名相》《大明江山风雨情》等十余部，其中多部作品名列畅销书排行榜。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有《苍狼》《光影》《黑狐之风影》《大漠飘骑霍去病》等。

西汉末年，外戚王莽依靠王皇后的势力在朝中蒸蒸日上，终代汉称帝。王莽走上权力巅峰的曲折路径，他的步步为营，他的过犹虑忌，他的两面三刀，他的威权圆滑，他的篡改、机巧、伪装……历历在目！

王莽

宋福聚 著

 华文出版社
SINO CULTURE PRESS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落拓外戚思深宫 受困熊虎闹上苑 / 1
- 第 二 章 昭仪之宠失而复得 太子宝座危然欲堕 / 17
- 第 三 章 王凤重王莽树大根深 王章倒王凤弄巧成拙 / 32
- 第 四 章 大司马安排后事 黄门郎巧逢新友 / 49
- 第 五 章 汉成帝微服寻芳 赵姊妹花容惑 / 69
- 第 六 章 飞燕折翅淳于长 王莽染指大司马 / 83
- 第 七 章 小太监春药送主 老太后妙棋弄权 / 99
- 第 八 章 贬新野王莽杀逆子 好男风哀帝封董贤 / 114
- 第 九 章 皇太后称制走熟道 安汉公据礼整朝纲 / 130
- 第一〇章 王太傅高招选皇后 小皇帝懵懂封宰衡 / 144
- 第一一章 修三殿天下归心 赐九锡举国稽首 / 159
- 第一二章 送终少主王莽摄政 力抗假皇翟义起兵 / 174
- 第一三章 戡乱封赏多符命 立新代汉少肝肠 / 188

第一四章	王莽新政步履蹒跚	刘快旧族血胆连绵 / 203
第一五章	羌笛胡笳响边塞	赤眉绿林起中原 / 215
第一六章	除忧平患凭威斗	拨乱反正修历法 / 228
第一七章	王临自赴白衣会	廉丹独敌赤眉军 / 242
第一八章	战昆阳刘秀扬威	避渐台王莽丧命 / 256
代 后 记	一生真伪有谁知	/ 271

第一章 落拓外戚思深宫 受困熊虎闹上苑

夜已很深了。春夜的风秉性柔和，透过半开的窗户涌进屋内，摇曳起灯光，深浅不一的影子布满墙壁，让人心里有些发虚。

王莽和母亲在灯下已经坐了很久，却没说几句话，各自想象着明天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。

“娘，皇宫是不是比咱这几十户加起来还大？里边真的有吃不完的好东西？”王莽双手托住小脸，想累了，也把能想到的好事都想完了，却仍觉得进了皇宫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。

王莽母亲忍不住淡淡一笑，旋即又板起面孔，还轻轻叹息一声：“唉，莽儿，你才七岁，连大街都没怎么去，就别瞎费心思琢磨宫里的事了。其实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比你也强不了多少……不过，小户穷苦人家，吃是天大的事，进了皇宫，能活下去才是顶顶重要的。这话的意思我也不懂，是你姑姑说的。她说，等他们来了之后，慢慢就咂出味儿来了。”

看母亲心事重重的表情，王莽不好再问下去，只好接着想象明天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的热闹场景。

母亲抚摸着王莽的头顶，放缓了语气说：“莽儿呀，你爹死得早，你姑姑可怜咱娘儿俩没依没靠的，才接咱们进宫，你得记住，进了宫并不等于就成了宫里人，吃穿用度千万别和你表哥比，人家是太子，将来要当皇上的，咱天上差到地下了呢！就是他给了你气受，你也不能犟嘴的。你要抓住这个好机会，好好用功读书，学得一肚子学问，

将来你姑姑、你表哥给你个饭碗，你也能捧得住，不叫人笑话。莽儿，你哥身子骨不好，整天病怏怏的，娘就指望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听话……”母亲说到心底处，声音有几分哽咽。

王莽最怕见娘这样，忙腾地站起来，拍拍小胸脯说：“娘，你放心，孩儿记下了。孩儿自打开始识字起，就对学问感兴趣，听说教表哥的老师学问最大，我跟娘进宫后，不贪吃穿，单为了向师傅讨教学问。你不用管了，我努力上进就是！”

见王莽的小脸在灯下映得通红，双眸灼灼发亮，母亲含笑点点头，将他拉到怀里：“莽儿从小就有志气，娘放心了。天不早了，歇着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”

柔和的春风在屋里四处流淌，王莽梦见自己乘船徜徉在水面上，渐渐远离狭窄的码头，面前是空阔无际的汪洋。原来世界这么大呀，这不可以由着性子撒欢了吗？王莽在梦中笑出声来。

在这个摇曳多姿的春夜，楼阁巍峨的宫城深处，也有一个人正独守残灯。

刚过二十五岁的王政君，虽然依旧风采焕然，并不比小宫女们老面，却掩饰不住地透出萧瑟。王政君很清楚这一点，但她无可奈何。骨子里的东西，脂粉根本指望不上。她也明白，这正是汉元帝刘奭疏远自己的结果，也是原因。但王政君不想，也不能过分地去考虑这些。眼下，元帝一有空闲就埋头钻进傅仙音的寝殿中，或饮酒赏歌舞，或搂抱着肆意作乐。身为皇后的王政君对此只能视而不见。她之所以还能容忍，面色平静低眉顺眼地没有丝毫不平表现，是因为太子刘骥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她的希望在未来，她目前最关心的是，太子刘骥如何不出差错，不让傅仙音抓住把柄，因为她也有个儿子——刘康。

然而，刘骥的表现并不能令她放心。这孩子年岁不大却格外顽皮，对书本提不起半点兴趣，小时玩花斗鸟，大点怕就要和宫女们说不清楚了，有他爹甚至他祖宗多少代在那儿摆着，前边的车，后边的辙，那是肯定的。读书上不感兴趣，没有书本约束着，百无聊赖，自然就会惹是生非，万一捅个大篓子，授傅仙音以柄……王政君不敢再往下

想。她想来想去，最后认定症结在于在刘骛书房就他一个毛孩子，面对那个古板老先生，缺乏读书氛围，提不起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想到这一层后，王政君开始火急火燎地要物色一个侄子来宫里陪刘骛读书。

王政君有八个兄弟、三个姐妹，侄子辈大大小小已经排成长队。不过，侄儿们大都横着膀子在街上游逛，吃喝赌博甚至狎妓嫖娼，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，若让他们进宫陪刘骛，只怕这孩子见世面越多，闹乱子就越快些。外人信不过，自家孩子们没一个成器的，如何是好呢？眉头紧锁半晌，王政君忽然眼睛一亮，想起早逝的兄弟王曼，还有他撇下的儿子王莽。王政君进宫之前，和王曼还有他妻子就挺合得来，后来王曼早逝，王莽母子没了顶梁柱，住在市井杂院间，日子很清苦，说来倒没沾上她这个皇后什么光。不过，王政君倒不止一次听兄弟侄儿们提到王莽，说这孩子年龄小却很乖巧，懂得体贴孝敬母亲，经学典籍更是爱不释手，说话办事简直就是个小大人。王政君一想到王莽，立刻就坚定了信心，忙禀奏元帝，令他们母子进宫，聊解皇后思亲之苦。刘骛有个勤奋上进的学伴，同时也算这对孤儿寡母有所体恤，王政君觉得这件事既周全又漂亮……

烛光慢慢贴近烛台底座，春风开始透出阵阵寒意。王政君匆匆剪断思绪，盯住竭力跳跃出的橘色火光冷冷一笑，现在的皇上在你手里，将来的皇上在我手里，看谁享乐得长久！

第二天的真实情形才让王莽明白，他们昨夜的辗转难眠纯属多余。没有敲锣打鼓万人围观的热闹场面，也没有宣读圣旨大摆香案的肃穆庄严，一辆蓝布篷车载着他们母子，转弯抹角，摇摇晃晃，大半晌的工夫才停下来。当王莽扶着母亲小心翼翼走下黑咕隆咚的车子，亮白的阳光刺得王莽睁不开眼，一座金灿灿的宫殿在眼前熠熠闪光，四下仰视，忽而感觉来到仙界，忽而又觉得蜷缩在群山叠嶂中，自己实在太渺小。

不过王莽知道，这些都是错觉，自己已经置身于皇宫了。

跟在母亲身后，由太监引领着，在迷宫般的回廊中，七拐八拐。

座座亭台楼阁扑面而来，一座比一座精致，一座比一座雄伟。王莽忍不住暗自诧异，在小伙伴跟前，自己也自诩为皇亲国戚，加之读书渐多，总以为见识高人一等，来到这里才知道，不过井底一只癞蛤蟆！接下来要应付的场面，自己那点礼仪诗书，够用吗？心头不由咚咚地直打鼓。

再走过两道拱门，来到一座大殿门前。太阳正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殿脊上琉璃瓦反射过来耀眼的光芒，令人不敢仰视。王莽眯起眼睛打量周围，脚下软绵绵地飘忽不定，似乎站立在五彩云端之上。雕刻着云朵仙鹤的花梨门扇，蒙着绿莹莹亮纱的精致窗格，垂手拱立两侧的神秘宫女，沿墙角匆匆来去的各色人物，偌大的地方没有半点声息，无不渗透着威严、凛然不可触动的皇家威严。礼仪方面的书王莽读过不少，对君君臣臣这一套说辞早已烂熟于心，但真的踏上这片皇家禁地，王莽还是不由得感觉头皮阵阵发麻，仿佛被一种不可抵御的神秘力量笼罩住，唯有拘谨恭敬，不敢有丝毫非分杂念。

跟在母亲身后，机械地走进大殿。绕过两道云母屏风，光线顿时昏暗许多。这大房子里边到底套了多少间小房子，照这样绕来绕去，时间久了，不会走错房间吗？王莽忽然生出几分疑虑，正要用心分辨各过道门窗的区别，忽听“扑通”一声轻微响动，引路太监趴在地上朗声禀奏：“启禀娘娘，娘家人到了。”说着扭过头，“快叩见皇后娘娘”。

王莽忙收回心思，一丝不苟地随着母亲完成叩拜大礼。

“罢了，罢了。这是偏殿，又是一家人，不用过于讲究规矩。这是莽儿吧，长这么高了，比画起来真像个小孩子呢！”

母亲哆嗦着手扯一把王莽。此刻王莽倒比母亲更加镇定，他整理一下衣袖袍摆，满脸恭敬地走到高高的宝座前。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弯下腰，抚摩一下王莽的脸庞，温润与芬芳扑面而来。王莽这才看清楚，这个让人感觉无比威严的皇后娘娘，其实相当年轻，瘦盈盈的瓜子脸，如烟的黛眉下的眼睛特别大、特别亮，如清澈的河水却又似乎透出逼人的寒气。她穿一件藕荷色的纱衫，和乌黑高耸的发髻搭配起来，雍

容华贵中又不乏素净优雅。这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姑姑啊。

王政君格外和气地问询了王莽读过什么书，师从哪位先生。对此王莽早在心里打过多遍腹稿，应对十分自如，回话稳妥合礼，颇有小大人风致。王政君微笑着点点头：“好，公卿生于白屋，将相出于寒门。莽儿自小没得到姑姑多少照顾，却难得这般知书达理，不似你那班兄弟……看来人不历练不成器呀！有莽儿陪在他表兄身边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莽儿呀，你表兄虽贵为太子，人情上和你却是兄弟，你在这里，不必过于拘泥，该规劝的要规劝，该提醒的要提醒。你们兄弟若能共同上进，也是我王家的福气呀！”

王莽认真地点点头。但他那时还没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宏图，就要从这里铺展开去。

随着对环境的渐渐熟悉，好奇心略有消退后，王莽开始把惊喜的目光放在太子书房。排排宽大的书架，各类典籍琳琅满目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早就想读却求之不得的。如今徜徉其中，可以随意翻阅，这比每日的山珍海味更叫他欢喜。不过，王莽还是时刻告诫自己，这里不是寻常地方，虽然皇后是亲姑姑，但皇家规矩远比亲戚关系来得严厉。因此，他处处循规蹈矩，按时给姑姑和母亲请安，言辞亲热而不失谦恭。王政君乐得合不拢嘴，时常拿王莽当成榜样，教训刘骘太过松懈。

刘骘比王莽大六岁，高过王莽整整一头，每逢和王莽站在一起，他总不大自在。好在这位表弟除了好学之外，还特别善解人意，拿各种借口来替自己开脱，还时不时禀告皇后，说表兄近来读书方面大有收获，在读哪本书时给自己答疑解惑，等等，这都令刘骘很是满意。两人虽然性格大相径庭，相处得倒还融洽。

隔三岔五地听王莽夸赞表兄，王政君当然高兴，不过她总有点怀疑，一向吊儿郎当的刘骘，真的这几天就大变样了？有心当面考一考，又怕让王莽知道了不好，好像不相信他似的。思量一番后，王政君觉得还是到书房里看看为好，若真能像莽儿说的，兄弟俩正埋头读书或研讨学问，那自己也就一百个放心了。至于傅仙音之流的争风夺宠，也就可以宽慰许多。

书房离寝宫不是很远，王政君让两个太监不要跟得太紧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书房门口。果然有读书声传来。王政君满意地点点头，轻轻推开房门，却发现，宽大的书案旁，只有王莽一个人埋在书堆里。王政君顿时有些失落，仍心存希望地款步走过去，拍拍王莽肩头。

王莽抬起头，片刻工夫才反应过来，慌忙丢下书本，后退几步，跪在地上三拜六叩：“不知皇后娘娘驾到，草民罪该万死。请皇后娘娘恕罪！恭祝姑姑圣安！”

“看来莽儿的书没有白读，越发像模像样了！”王政君含笑拉他一把，“就你这套礼仪，多少孝廉都做不来呢！好了，快起来吧！”

尽管姑姑言辞随和，王莽还是中规中矩地把请安礼数做完，道过谢后起身站在一旁，垂下双臂，一副聆听教训的样子。

“莽儿，近来你们哥俩都读些什么书啊？”王政君心神不定地四下看看，还是不见刘骘的身影。

“禀娘娘，太子与小民前几天温习过《礼记》，这几日正习读《论语》，内里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，小民请教过太子，感觉受益匪浅，加之典籍齐备，可以时时翻查，进步可谓不小。”王莽拿出臣子禀奏君王的姿态，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王政君当然不相信刘骘会进步这么快，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实在忍不住地问：“那……太子何在？”

王莽愣一愣神。自从来到太子书房，王莽就发现，自己这位表兄，外表文弱，其实骨子里野得很，拈花惹草乐此不疲，只是看见书本就头疼。别看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却是什么都懂，偶尔坐在书桌前，也是摊开了书本，向自己讲解哪个宫女有风情，哪个宫女身段好，听得王莽直心跳脸红。他发现，自己名义上陪表兄读书，其实还不如说让这位太子多了个望风的。刘骘每日从书房后门出去，或者东游西逛，要么找宫女鬼混，叮嘱自己留意点风声，要是父皇或皇后来了，赶紧拍打后窗告诉一声。可今天，一来皇后来得悄无声息，再者自己读书太过专心，给堵在了屋里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莽转动眼珠，细汗开始渗出额头。

后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，刘骛回来了。要是他冒失地撞进来，见到皇后，一脸慌张地露了马脚，可就麻烦了。挨皇后的责骂不说，自己也不大好看，要是刘骛事后埋怨起来，说自己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甚至怀疑自己有意让他出丑，那就更不得了了！王莽情急之下，冲后边高声喊一嗓子：“太子殿下，肚子舒服些了吧？今天早上可是第二回啦，皇后娘娘来看咱们啦！”

刘骛读书不用功，脑子却很好使，立刻听出来，这是王莽给自己暗示。忙收缩起身子，攥起眉头，苦着脸冲进书房，看也不看地冲王政君叩拜：“孩儿见过母亲，恭祝母亲圣安！”

王政君点点头，果然比以前懂礼节多了。“骛儿，怎么，肚子不舒服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昨天和表弟在门口诵读，可能吃了点凉气……如厕两次……好多了。”刘骛看着王莽的眼神，期期艾艾地编着措辞，生怕和王莽说到两岔里去。

看刘骛脸色通红，浑身哆嗦着几乎直不起腰身，王政君心疼地拉他坐下：“你以前不认真读书，娘甚是替你担心。娘是怕你从小养尊处优，以为不用像民间读书人那样指望读书进身，把学问之道给荒废了。其实，你不知道，你的进身比起人家来，更……”看一眼旁边侍立的王莽，口气一转，“你能如此上进，说来还是受莽儿影响……但也要注意照顾身子……明天的斗兽之戏，你俩都去看看，借机放松一下。”

“斗兽之戏？什么斗兽之戏？”王莽到底年龄小些，一碰到感兴趣的事，就忘了君臣规矩，上前一步，好奇地问。

“嗨，连这个都不懂！”听说要看斗兽，刘骛顿时兴奋起来，顾不上装病，抢着嚷嚷，“上苑，你知道吧，那边有个兽场，可大啦！里边养了好多猛兽，狮子、老虎，还有狗熊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家伙，哎呀，你是没见过，可有看头啦！要是叫它们争斗起来，真比上山狩猎还过瘾……哎呀，跟你说不清，明天亲眼一看，你就知道有多好啦！还有那些来观看斗兽的各色宫……”

见刘骛惊慌地捂住嘴，王政君不由得一阵失落，她立刻意识到自

己这个儿子，还得让自己时时提心吊胆。唉，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哪能轻易改过来的?! 不过刚才已经夸赞一番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王政君闷闷地转身走出门去。

由于对斗兽之戏的强烈好奇，王莽头一次没有把皇后娘娘的不满放在心上。他听刘骃把斗兽讲得既充满情趣又惊心动魄，满心神往地想，没想到看似庄严肃穆的皇宫，还有这等有趣之处。行知合一是研究学问的最好出路，这样说来，明天观看斗兽，不算荒废学业。

到底年龄小些，王莽本来抱着长见识的态度来观看斗兽，可是当他跟着皇后、表兄来到上苑时，顿时被那里的气氛给笼罩住，除了兴奋和激动，早把圣人的道理忘在了脑后。

已经是暮春时节，上苑在浓荫遮掩下，万花葱茏，楼台和道路两侧，桃柳袅娜，放眼望去，到处芳草如茵。在园林正中位置，有潭清澈大湖，湖旁假山环绕，湖山叠翠，亭台掩映，格外雅致。王莽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，就被人流簇拥着，转过一道白色山墙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，这里的景象却大不相同。繁茂树林间，坐落着一个个宫殿形状的小建筑，也是金碧辉煌，飞檐斗拱，但大多只有一人高，看样子并不用来住人。

王莽正奇怪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刘骃在旁边捅他一下：“看，这些家伙比人还懂得享受，斗一斗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。”

王莽这才注意到，那些看似宫殿的建筑下边，其实放置的是兽笼，里边有老虎、狮子，还有黑塔般的狗熊。在另一侧，则是体形较小点的野猪、矫豹、恶狼，它们在笼子里焦躁不安，来回徘徊，磨牙吮爪，时不时发出沉闷的怒吼，吼叫声中满是兽性，恶狠狠的声调，让人听了毛骨悚然，头皮发冷。幸亏人多，或许宫女太监们见得多了，谁也没在意，人人满脸的兴奋。

刘骃更是拿出主家的姿态，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帮困兽，指指点点地告诉王莽，哪只猛虎厉害，哪只狮子咬死过狗熊。听得王莽胆子也大起来，想凑近了看清楚。正在这时，忽然听到一声长长的鞭梢甩动声，干燥而尖厉，仿佛抽打在每个人的头上，喧闹的场面顿时静如

死水。没等王莽回过神来，有太监扯嗓门高喊：“皇上驾到！”声音粗糙沙哑，却很有穿透力。人群像中了闪电，齐齐从中间劈开，唰地分成两列，扑通跪倒，将头埋在膝盖上。

这是接驾的礼数，王莽不止一次看书本上提到过。可是真正置身其中，他惊慌得手足无措，匆忙中把书上说的做法忘个一干二净。慌乱中见表兄跟在姑姑身后，朝人堆最前头走，他来不及细想，也急忙跟上。

连天鼓角，歌吹喧阗，声音由远而近。接着，旗幡招展，数十旗手高举猎猎彩旗，分立拱门两侧。一队锦衣校尉，铠甲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，更显得威若天神。校尉后边，步履整齐地走过来一队铁甲护卫，有四五百人，他们个个身形彪悍，腰佩刀剑，头戴红缨铁盔，浑身上下有股说不出的威严。这群人径直来到兽笼旁，守卫在槛外。

王莽紧跟在表兄身旁，跪在众人前头。忽然他发现姑姑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。正要问刘骘，就听鼓乐更加热烈，一大群宫娥花枝招展，簇拥着一个人从拱门外走进来。王莽看见，被簇拥的这人身穿黄色缎袍，心窝处绣着一条巨龙，张牙舞爪地分外醒目。不用说，这就是当今皇上了。姑姑夹杂在宫娥中，紧贴在汉元帝身边，眼神漠然而威严，似乎在张望什么，但似乎又什么都没看。在大红吉服映衬下，她格外雍容华贵，比起在后宫和书房里见到的感觉，大不相同。

汉元帝先是低头看看太子刘骘，表情有点夸张地撇一下嘴角，又冲黑压压跪倒一片的人群张望两眼，迈步走向兽笼正前方的座位。

王莽这才发现，那边早已布置好了看台。看台布置在飞檐斗拱的观礼殿台阶上，高低错落地摆了好多排盘龙绣垫，分明是皇上的宝座。两边的两个，是飞凤绣垫，应当是娘娘的座位了。王莽知道，右首的是皇后专席，而左首那一个，就不清楚是留给谁的了。莫非当今皇上同时有两位皇后？

顾不上猜测，拱门外又是一阵鼓乐喧闹，众多大臣，有老得走路直打晃的，也有年轻些趾高气扬的，他们表情各异，但都弓腰哈背，透着谦卑。这帮人放轻脚步，鱼贯而入，一直来到刘骘和王莽身后，

走在最前头的一个老头子带头，众人应声跪倒，吆喝声响成一片：“臣等恭祝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恭祝皇后、昭仪娘娘、太子殿下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汉元帝满意地点点头，轻轻挥动袍袖，示意众人平身，退到后边去。见皇上并没特别留意太子，王政君轻声招呼一声：“骞儿，这边来。”

刘骞正跪在地上，噙着嘴嘀咕，应声爬起来，如蒙大赦地伸伸胳膊，向宝座方向走去。王莽虽然低头跪着，但也能觉察到表兄离开。他发现，如今跪倒的人群中，只剩自己一个孤零零地排在最前边，格外扎眼。王莽不由得心里发慌，本以为凑在人堆中看看热闹，不料碰到如此繁缛的礼节，待会儿皇上要是问起来自己是谁，该如何回答？这个礼数，可从来没在书本中读过。

好在刘骞总算够义气，关键时刻并没忘记这位表弟，走出两步又折回来，拉一把王莽。王莽手足无措，懵懵懂懂地跟在他身后，穿过人群，走上观礼台。王莽用眼角余光看到，铺着红地毯的甬道两旁，红男绿女花团锦簇，纷纷冲这边作揖行礼，护卫将士一脸肃穆，像庙里的神像一般。生平头一次遇到这样隆重的场合，王莽感觉腿脚胳膊已不是自己的了，好像腾云驾雾，轻飘飘地似乎没迈动脚步，却分明离皇上、皇后他们越来越近了。这时王莽才发现，皇上左侧端坐着一位妖冶艳丽的女子，满身满脸的妖媚气息，相比之下，皇后就黯淡许多。王莽忽然想起，刘骞跟自己说过，皇上如今正宠着什么傅昭仪，恨不得时时刻刻跟她厮守在一起。看来，这位就是了。

胡思乱想着，踉踉跄跄登上几级台阶，终于站在皇上正前方的不远处。汉元帝似乎无意地扭脸看一眼傅昭仪，沉吟片刻说：“骞儿，过来，侍立在朕的后边。”

等刘骞答应着走过来，汉元帝才缓缓问一句：“这个孩子，想必就是皇后那个侄儿了？”

不等皇后回答，王莽赶紧趋步上前，伏身拜倒，口里学那帮大臣念诵着：“草民王莽，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恭祝皇后

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“唔，”汉元帝满意地微微颌首，“小小年纪，倒还懂礼。”

王政君轻松地一笑。傅仙音却不动声色地一哂。汉元帝立刻觉察出来，忙改口说：“小孩子家，果然照顾不周。这里还有朕的仙人傅昭仪呢，怎么给忘了？”

王莽虽然不大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凭直觉却知道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忙以头碰地：“草民该死，望昭仪恕罪。草民王莽恭祝昭仪千岁，千千岁！”嘴里喊着，心中涌上来一阵被捉弄的屈辱，眼泪都快要出来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平身吧，随太子后边侍立。”见汉元帝没有立刻表态，王政君忍不住吩咐道。

王莽刚要谢恩，就听傅昭仪冷笑一声：“娘娘啊，他是娘娘的侄儿不假，可说到底也就是一介草民百姓呀，怎么配侍立在皇上身边呢？让他躲在人堆里看看热闹，就是恩德了呀！”

“狐媚精！”王莽忍不住地在心里咒骂，小脸涨得通红。此刻的孤独无助，惶惑不安，都让他铭心刻骨。

沉默片刻，还是汉元帝打破僵局：“一个小孩子嘛，哪犯得上动用大礼。站在后边也并非给朕侍立，不过陪陪太子而已。好啦，好啦，快站过去，斗兽就要开始了！”

王莽规规矩矩地再磕一个头：“谢主隆恩！”他故意把“主”字咬得特别重，在心里向傅仙音示威。狐媚惑主，果然是狐媚惑主！哼，等着吧，将来我长大得了志，非得先把你这于礼不合的狐媚女人收拾掉！他红着脸，脚步重重地闪到刘骘身旁。

傅昭仪鼻孔里哼一声，倒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看皇上、皇后和后宫妃嫔及文武百官们或坐或站地安静下来，司礼官高声叫喊：“斗兽之戏聊娱吾皇，恭祝吾皇万寿无疆！”

嗓音未落，鼓角声震天响起，上苑弥漫过一阵肃杀之气。笼中的野兽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，开始在笼中更加狂躁，虎啸、熊吼、狮子咆哮，各种令人战栗的声音纠缠在一起，不用说，王莽也知道，斗兽

就要开始了！刚才的不快立刻消散，他踮起脚尖向前张望，惊动了这么多人，斗兽之戏到底有多精彩呢？

震人心肺的鼓声终于停了下来。站立在兽笼两侧的护卫闪到一旁，手中刀枪并举，神情紧张。另有一批驯兽师走上来，个个紧身衣裤，还有几个打着赤膊。他们先向皇上这边叩拜施礼，然后开始在挖好的坑里栽木桩扯网。这些人身手利落，一盏茶的工夫，一亩多地大小的网帐就扯了起来，大网用拇指粗细的绳子交错而成，网格相当大，既能防止猛兽蹿出来，又不影响观看。

驯兽师首先打开边上一个笼子栅栏，一头毛皮乌黑锃亮的野猪蹦出来，它体形硕大，猪鬃像钢针一样耸立，一双小眼睛发出凶狠的光，在栅栏中呲着獠牙，不安地来回走动，发出低沉的吭哧声。王莽本能地想向后缩，心想，谁有胆量敢和这家伙斗？

另一侧的驯兽师也打开了栅栏，伴随着铁链响动，众人眼前亮光闪过，一只金钱豹悄无声息地跃入场中。这只豹子身形修长，浑身斑斓绚丽，给人感觉雄劲而不失优雅。汉元帝忍不住啧啧赞叹：“好，粗丑对雅致，野猪对斑豹，倒真是一场好戏！”

不等王政君搭话，傅昭仪赶紧跟着附和：“皇上英明，表壮不如里壮，别看那野猪气势汹汹的，其实胜家说不准是谁呢！”

大家感觉她话里有话，也不便说什么，只是跟着拍手叫好。王莽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兽与兽斗，不用担心看到人被撕裂的惨相，他略微踏实些。但想想这样鲜活壮实的家伙，一会儿就要有个血沃尘埃，还是有几分不忍。

片刻工夫，两只猛兽已经狭路相逢。豹子奔腾跳跃着，几步来到场子中央，堵住野猪前路，身体拉得更长，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。野猪虽然粗笨，却也不甘示弱，它急促地哼哧着，低头弓身，后腿蹬住地面，像拉开了弓弦的利箭，随时就要用惨白的獠牙撕开对方肚皮。豹子似乎被那双愤怒而凶恶的小眼睛所震慑，动作立刻慢了下来，轻轻转动身体，围着野猪绕圈。野猪则以静制动，笨拙的身躯跟着缓缓移动，丝毫不给对手偷袭的机会。